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御史中丞下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又曰庾峻字山甫爲御史中丞偃而不尅

又曰周處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肜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又曰劉暾他昆切字長升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

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是也

晉中興書曰譙王恬字元愉音逾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温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又曰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令刁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避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乘馬而後釋遠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又曰劉瑀音禹遷御史中丞瑀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地彈王僧遠云𤸇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季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兾當稱職但往一服𩓐已自殊有所震及

在任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

甥殺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
緻甚恨焉
又曰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
正色内外憚之凡所奏彈莫不深相呵毀或延及祖宗
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齊書曰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
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乃烏
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又曰江淹爲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寛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音斐司徒左長史王績音回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隂智伯並贓貨巨萬輒収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守庾曇隆又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内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

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舡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

後魏書曰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後屬者時有汾州叛胡得其克渠

皆鞭而煞之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

又曰李彪遷御史中尉彪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彈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甞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北齊書曰齊王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又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爲御史中丞魏

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車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遠遲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寢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宫出將上宫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於時儼總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使驟馬�伏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陳書曰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文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道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色正容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殿下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隋書曰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丞請革

選吏此後踵其事每一殿中吏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依舊直入禁中

唐書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宮宮門行行馬内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糾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

又曰張易之縱恣益横嘗私引相工李引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音冏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

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内史姚璹音孰恐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乃収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丞姚庭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爲臣者奉法故曰汝爲君目

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脩一水隐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縁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曰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音喚齊名天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人爲中丞

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又曰齊映爲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㑹上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踶音弟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凡諸使㢘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音卞于頔音石以度支

節中兼御史中丞鄧求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

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

伏請自今常叅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檢校官立在本

品同類之下從之

又曰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

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例在任十三月轉准

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

六月轉准具員加十三月今請至十月從之

又曰文宗開成初中丞狄兼謩謝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百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上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居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摶

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謗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絶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嘗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監司業少尹並爲寺置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爲從四品從之

又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傜不可許咸陽尉袁儋都甘切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丞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又曰盧坦爲御史中丞裴均爲僕射左班踰位請退之

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三國典略曰梁張綰字孝卿雍州績之弟也梁主策其百事綰對闕其六乃號爲百六公常爲御史中丞兄續爲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兩陛前世未有時人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趙錄曰叚凱驍勇好讀書爲御史中

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

傅咸集奏曰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亦易之梅陶日叙曰余居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榮者由於吾奉王者法吾敢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清賜以請讌之禮如師袁淑謝中丞章曰竊惟此職昭賛實預損益必須兼威正剌骨窮文使權家勲族不敢藉强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掩衆昔傅咸

臣治僚寀戢懼孫實稱疾卿尹皆怠

持書御史

漢書曰宣皇帝元鳳中路溫舒上書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後請讞（魚列反又音獻）時帝幸宣室齋宮而決事命侍御史二人持書遂置持書御史

通典曰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國諱改焉後歷代皆同）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持書侍御史不復平議讞當糺紛豈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寃死

者半

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續漢書百官志曰持書御史秩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天子疑獄以法律讞是非紀六品以下桓帝以後不治獄充位而已

魏書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邱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音持下同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

阿音順旨

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入辭口啓陳壽史才通博宜補黄散也黄黄門侍郎散散騎常侍上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手詔用之

又曰太始四年置黄沙獄持書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皆理之

梁書曰謝幾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爲侍御史舊郎官轉是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

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後爲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高道悦拜治書御史正巳當官亡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隋書曰柳彧遷治書侍御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任其才能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超自布衣備知真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

漏盡前任趙州閤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乃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千子竟免

又曰梁毘爲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任屋當罏酤酒毘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傲也

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當戒滿歸盈監斯止足何乃規麹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糺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欝欝不得志

又曰柳彧爲治書御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遽下彧遽按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悦擢拜治書侍御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問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疋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此每虚心接待冀聞讜言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鶯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僚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二毛

傅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

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遠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是明馬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必以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若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慝於色得之天子内省有悪音匿慝也是曰作箴惟以自勅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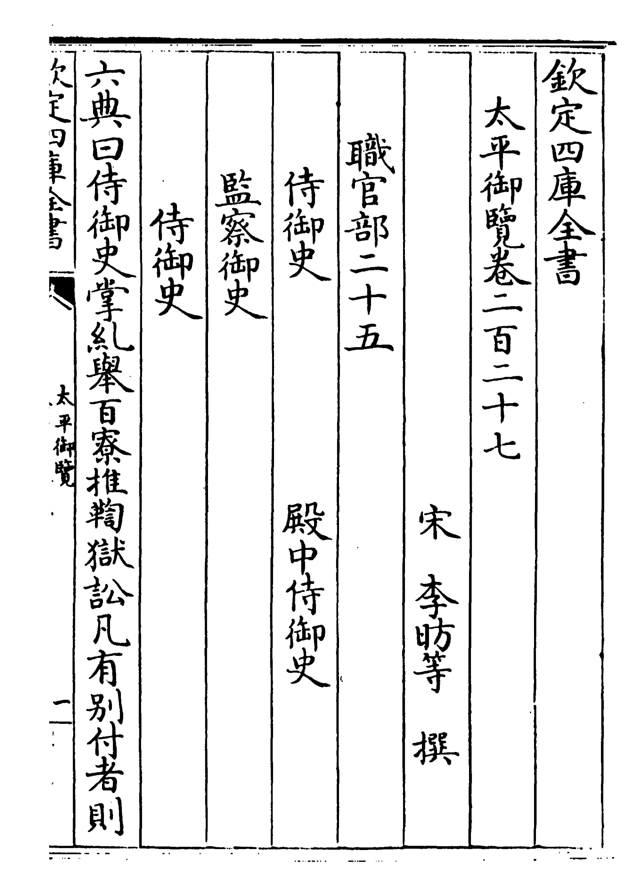
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恱擢拜治書侍御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問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疋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此每虛心接待兾聞讜言惟李綱差盡忠欵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卿二十年聞鷰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僚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二毛

傅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

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是明馬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必以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若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恕及朋友無慙於色得之天子内省有恧音匿慙也是曰作箴惟以自勑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五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侍御史

六典曰侍御史掌糺舉百寮推鞫獄訟凡有別付者則

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大事則豸冠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續漢書百官志曰侍御史員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屬高弟補之或守議郎郎中爲之掌察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郊廟及大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漢官儀侍臣下曰侍御史秦官也案問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書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是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

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録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

史記曰趙禹者郿人武帝即位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侍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邈為御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為御史

又曰張蒼好舊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漢書曰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從北軍擊匈奴奏聞貴戚惶恐

又曰王禁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群盜皆縱而不誅矣

又曰嚴延年遷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簒位與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

文書壁藏之以俟聖王咸常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
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桓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
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杜詩爲御史案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
横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
祖召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

所過皆圖冩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兾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兾治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

專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音中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宫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横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争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



漢書曰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從北軍擊匈奴奏聞貴戚惶恐

又曰王禁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群盜皆縱而不誅矣

又曰嚴延年遷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簒位與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

文書壁藏之以俟聖王咸常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
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桓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
畏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杜詩爲御史案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
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
祖召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

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治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

專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音中暠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劒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廵行風俗八

使同日拜謂之八彥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
各之所部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
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兾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
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問左右此
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御史舊持簪筆以奏
不法今者直備官但珥筆耳

吳志曰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古侯切單衣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輙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笑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德淵原字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紘字子綱吳郡人也孫策遣紘奉章至許昌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艷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勵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艷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大獄久不决轉峻御史往斷朝野稱當

又曰劉毅字子暾（它昆切）正直有父風爲御史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

截卿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時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命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皆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

使同日拜謂之八彥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各之所部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兾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有姿皃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問左右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謂御史舊持簪筆以奏不法今者直備官但珥筆耳

吳志曰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古侯切單衣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笑曰是我所以貴德淵德淵原字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紘字子綱吳郡人也孫策遣紘奉章至許昌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吴郡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勵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大獄久不決轉峻御史往斷朝野稱當

又曰劉毅字子暾它昆切正直有父風為御史庫失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

截鄉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時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命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皆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揺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

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絶域之所軍粮斷絶此乃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

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故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云由此獸觸不直故執憲者爲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唐書曰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擬雍州刺史録叅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範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

宗意乃大解

又曰高宗嘗問群臣求可爲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失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群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爲準繩司乎由是百寮必表而視事

又曰乾封中常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

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粮斷絕此乃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

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故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云由此獸觸不直故執憲者爲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

唐書曰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録叅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

宗意乃大解

又曰高宗嘗問群臣求可爲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爲準繩司乎由是百寮必表而視其居數月復問之群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褻失名事

又曰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仁約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

動揺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運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祖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龎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將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

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翼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農多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騎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

甦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甫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會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仲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熈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狶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龎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綱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

動揺山岳震懼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運粮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祖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龎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偘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將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

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勑使撫廵人皆竦抃忘其家業翼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農多停滞既縁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騎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

斃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甫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會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仲軌鞫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熈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狶光武聰明寛恕失之於龎萌魏武勇畧英雄失之於張邈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綱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縊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

移姦佞請乞重勘當正義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奸

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視不退義方三叱上

無言義府趍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

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時人呼為皁鵰言瞻人

吏如鵰鶚之視鷩雀也

又曰蘇瓌按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庶人特勅令對

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

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夫荷榮貴乆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聽摇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為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乾封中王本立為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弛鐙輕重無

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上又從之藏器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内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由已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人何遵奉大人無信不立匹

夫匹婦尚不可失信况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内無所適從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又曰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真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蹦蔡州

移姦佞請乞重勘當正義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奸

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視不退義方三叱上

無言義府趍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

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時人呼為皁鵰言膺人

吏如鵰鶚之視鷰雀也

又曰蘇瓌按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庶人特勅令對

御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

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夫荷榮貴久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聽摇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兩天子耶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乾封中王本立爲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弛鐙輕重無

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器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上又從之藏器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内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由己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人何遵奉大人無信不立匹

夫匹婦尚不可失信況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内無所適從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横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又曰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真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蹹蔡州

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袁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紹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

三輔决録曰帛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去就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趍出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賤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貴人更譖仁勑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推者掌推鞫彈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中事悉總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

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已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祭祀四曰尉馬曹掌廐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之内便爲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下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臥於臺門

候御史竟往門外収採知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

黄石公陰謀秘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収補糾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廵省則具服從於旌門檢察

城擒吳元濟未甞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袁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紹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

三輔決録曰帛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輕去就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趍出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楊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賤各爭入宮仁披甲持戟遮勑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旣立諸馬貴人更讚仁勑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推者掌推鞫彈掌彈舉公廨知公廨事雜事臺中事悉總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横榻謂之南床殿中

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　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床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已下皆禀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　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祭祀　四曰尉馬曹掌廐馬　五曰乗曹掌車駕　豹尾之内便爲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下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卧於臺門

候御史竟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爲大夫始定受事御史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

黄石公陰謀秘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補糾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則具服從於旌門檢察

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糺之凡兩京城内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略曰齊宋世良字元文魏孝莊時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戸大獲游惰至汲郡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夜雨滂沱孝莊勞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内事

又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糺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

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謀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舊例自每日吏直於殿前王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太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常嗣立青州刺史常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

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輕車造門施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疏漏要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帝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正之制定阿帝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糺彈彦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内事才

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擁起於部吏武帝以爲能擢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官廵按郡縣糺視刑獄肅整朝廷有不肅敬及闕失者則糺而劾之

唐書曰監察御史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將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

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内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略曰齊宋世良字元文魏孝莊時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戸大獲游惰至汲郡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夜雨滂沱孝莊勞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内事

又曰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爲

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謀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舊例自每日吏直於殿前王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太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彦昭太子賓客常嗣立青州刺史常安石曰彦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

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提挈遂踐台階或輕車造門施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要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常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正之制定阿常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糺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才

宜殿中侍御史湏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擁起於部吏武帝以爲能擢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官廵按郡縣糺視刑獄肅整朝廷有不肅敬及闕失者則糺而劾之

唐書曰監察御史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將令殺之素立諌曰三尺之法與天

下共之法一動揺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悦

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罪狀者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儀亂禮五淫昏狠戾論兹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

相關白若白大夫乃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怫然然而憚其剛正

又曰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趍出待罪朝省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爲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

教當時以爲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収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門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

下共之法一動揺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

擢拜監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罪狀者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儀亂禮五淫昏狠戾論玆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

相闗白若白大夫乃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

嘉怫然然而憚其剛正

又曰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

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趍

出待罪朝省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

與楚客約爲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

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

教當時以為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䖍瓘與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門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

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第四人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舘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

礪違制禮擅賦入籍没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奴婢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猶與礪厚惡之

又曰楊收兄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

又曰李憕音澄太原人也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宇孺卿李富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惟放曠不甚檢束察長㧸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

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御史從上第一人察吏部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第四人者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舘驛等使新人除出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

礪遂制禮擅賦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奴婢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猶與礪厚惡之

又曰楊收兄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

又曰李憕音澄太原人也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業宇文順宇孺卿李富及憕爲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惟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局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八至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太平御覧卷二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六

敘卿

敘卿　　太常卿

韋昭辯釋名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叅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韋昭辯釋名曰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太衛尉四曰光禄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辯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禄勳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

通典曰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禄勲衛尉三卿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六

叙卿 太常卿

叙卿

韋昭辯釋名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頼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叅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韋昭辨釋名曰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太衛尉四曰光禄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禄勲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

通典曰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太常光禄勲衛尉三卿

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尚書周官曰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帥其屬大夫止治所分之職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生命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綬青地桃花三彩

又曰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為誓

又曰卿非君命不越境

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

周禮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

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三台九卿法北斗

國語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人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内必平

漢官儀曰司馬安巧宦四至公卿

謝承後漢書曰李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梁書曰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

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禄勲為光禄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北齊書曰以太常光禄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

莊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說以執珪之位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珪

說苑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於衛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車至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公問之對曰臣牛食

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尚書周官曰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帥其屬大夫止治所分之職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生命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綬青地桃花三彩

又曰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

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寛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

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髙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以死為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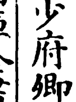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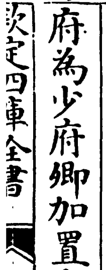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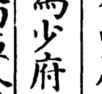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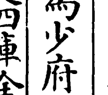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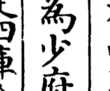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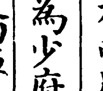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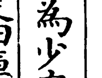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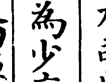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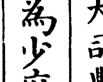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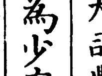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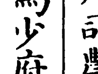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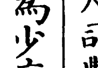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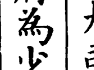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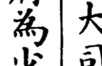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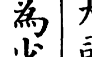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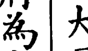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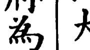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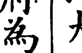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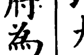
又曰卿非君命不越境

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

周禮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

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

三台九卿法北斗

國語曰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智能治大官其人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内必平

漢官儀曰司馬安巧宦四至公卿

謝承後漢書曰李淑諫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

梁書曰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

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禄勲為光禄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北齊書曰以太常光禄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

莊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說以執珪之位馬彪曰諸侯三卿皆執珪

說苑曰秦繆公使賈人載鹽於衛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車至秦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公問之對曰臣牛食

之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為上卿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補隄防種樹美五穀如是舉以為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疎不能成近桓公立以為仲父國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貴不得此權者亦不能使其君面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者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極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廪犧總其屬行其政令

尚書堯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禮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史記曰高祖滅秦登尊號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上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説遂為緜蕝子悅切野外習之

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引諸侯王以下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諸侯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

祖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

通因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

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任官為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酇侯蕭壽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

之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為上卿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補隄防種樹美五穀如是舉以為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疎不能成近桓公立以為仲父國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貴不得此權者亦不能使其君面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職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者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極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屬行其政令

尚書堯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禮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史記曰高祖滅秦登尊號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上患之於是叔孫通進說遂為緜蕝子悅切野外習之

月餘通曰可試觀上使行禮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

引諸侯王以下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諸侯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

祖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賜金五百斤

通因言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

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曰

叔孫生聖人也知當世務

漢書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禮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又曰宣帝地節四年任官為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鄲侯蕭壽為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

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壊衣冠道絶免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

學之為利乃若是哉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向設几杖會百官自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

又曰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删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十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加賵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閒錯其文

續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閒强禦不敢奪也誦覽羣籍古今詳備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禮儀及行事則賛天

子大射養老喪皆奏其禮儀秩中二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弘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魏志曰和洽字士陽汝南西平人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又曰常林從光禄勲為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老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以為後生之法拜非吾之所制也言

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絶免

東觀漢記曰周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漢書曰桓榮拜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饑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曰我農家子豈意

學之為利乃若是哉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自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

又曰桓榮及子郁皆為太常初榮受學章句減其煩辭後郁又刪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十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加賵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位而徵為太常

又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曰襲

續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拜太常卿奐有清節可否之間强禦不敢奪也誦覽羣籍古今詳備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禮儀及行事則賛天

子大射養老喪皆奏其禮儀秩中二千石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弘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魏志曰和洽字士陽汝南西平人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又曰常林從光禄勲為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老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以為後生之法拜非吾之所制也言

者慙而踧踖

又曰邢顒字子昇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昇文帝以為太常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見默語曰卿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臧榮緒晉書曰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

晉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移家母鍾年髙違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中興書曰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娛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爲任也葢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無倦優游風議朕所諮仰其

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

又曰賀循字彦先為散騎常侍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阼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下卿服物章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廬特以為難其賜六尺床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齊書曰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閒職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

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尤怒遂以為

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趙彥深五歲母傅氏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

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天報傅感其

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退朝服先入見母

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

竹各得其宜唯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常因退朝經

者慙而踧踖

又曰邢顒字子昇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昇文帝以為太常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遷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見默語曰卿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謂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臧榮緒晉書曰咸熙五年詔曰華表字偉容清賢履道内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常卿

晉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臨川王寶啓府舍窄狹不移家母鍾年高違離靡寧乞還第攝事詔聽之

晉中興書曰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娛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為任也盤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風議朕所諮仰其

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

又曰賀循字彥先為散騎常侍元帝以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阼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加以位處下卿服物章身而已屋裁庇風雨孤常造廬特以為難其賜六尺床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齊書曰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閒職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

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尤怒遂以為

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趙彦深五歲母傅氏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天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退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制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黄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常因退朝經

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又曰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音淳于者近代絶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又曰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

國是為春官

唐書曰趙宗儒長慶初為太常有師子樂備五色之方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懦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又曰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轝公卿見者皆避道

又曰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王涯詢

於舊工取開元時重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

常丞李廓少府監傳承憲押樂工獻於黎園亭帝按之

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綿綵

又曰竇誕為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為大樂鼓吹官僚

於後彈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

至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葢以百數

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為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瘦

弱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

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謗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為奉常景帝復為太常蓋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衛宏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漢書注顏師古曰太常

韓使君佛寺前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
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
又曰斛斯徵遷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
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音淳于
者近代絶無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
錞于也衆弗之信徵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
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又曰建六官置太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皇帝和邦

國是為春官

唐書曰趙宗儒長慶初為太常有師子樂備五色之方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懦不任事改太子少師

又曰崔邠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閲四部樂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轝公卿見者皆避道

又曰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王涯詢

於舊工取開元時重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傳承憲押樂工獻於黎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悦賜涯等綿綵

又曰竇誕為太常奏用音聲博士皆為大樂鼓吹官僚於後彈琵琶胡人白胡達竹伯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至是以聲伎入流品者葢以百數

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為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瘦弱窺内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

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典職曰惠帝改太常為奉常景帝復為太常盖周官宗伯也

漢官解詁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曰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華蟲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漢書注顏師古曰太常

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尊大之義也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車千乘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經為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梁陸倕為王光禄讓太常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叔敖濯

衣漢道克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
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
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音夷）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
嘿自此迄兹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曽无等級
陳沈炯為周弘讓太常表曰臣聞王碣雕楹不取材於
蟠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薜蘿何則適用各有其宜朝
野不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禮倍資典實刀協之躬為
唱引豈易其儀儻九賔闕相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

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妄冒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八

者王之旌也畫日月馬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尊大之義也

齊職儀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車千乘

益部耆舊傳曰趙典字仲經為太常雖身處上卿而布被瓦器

梁陸倕為王光禄讓太常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叔敖濯

衣漢道克昌王陽結綬故拜命無辭受爵不讓況宗卿清重歷選所難漢晉已降莫非素範辭爵則桓郁張奮讓封則丁鴻劉愷潘尼(音夷)之文雅純深華表之從容退嘿自此迄茲風流繼軌以臣況之曽无等級

陳沈烱為周弘讓太常表曰臣聞王碣雕楹不取材於蟠木丹朱繡黼豈襲冕於薜蘿何則適用各有其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禮倍資典實刀協之躬為唱引豈易其儀儻九賓闕相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

之咎況南史執簡轉見違才君舉必書尤難妄冐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七

太常少卿　太常丞

博士　太祝

協律郎　太廟令

陵令　太樂令

太醫令　廩犧令

光禄卿　光禄少卿

太官令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帥太祝齊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罇罍

後魏書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又曰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

三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諸州兖州刺史邢邵與聿修故舊常於省中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遣送以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邵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

慎多言不畏譬之防川願長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報書曰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即清卿矣

唐書曰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名升陛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詩吟罷益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七

太醫令 廩犧令

光禄卿 光禄少卿

太官令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帥太祝齊郎入薦香燭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鐏罍

後魏書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職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兼天文陰陽者為之

又曰元順為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髪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

三國典略曰齊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諸州兖州刺史邢卲與聿修故舊常於省中呼聿修為清郎至是遣送以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卲書曰瓜田李下古人所

慎多言不畏譬之防川願長此心不貽厚責邵亦忻然報書曰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閒然弟昔為清郎今即清卿矣

唐書曰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名升陛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詩吟罷益

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宋皆置一人

漢書曰韋弘為太常丞父賢以弘當嗣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疾篤果坐廟事繫獄矣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視尚書郎銅印黄綬一梁冠品

第七掌舉陵廟非法

陶氏家傳曰覆之字孫宗為太常丞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一時人為之語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陶氏職官要録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黄綬齊梁黒綬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辨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

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
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事掌引道乘
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晉中興書曰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于詢度
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為可
唐書曰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
無由自達元和中游京師求為太常散吏部卿知其書
生補為檢討官彦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

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又曰陸亘為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官不能達率訪於貞亦賴是須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將撰儀注貞亦欲參預亘答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愕然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

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宋皆置一人

漢書曰韋弘為太常丞父賢以弘當嗣太常職掌陵廟煩劇多過㑹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疾篤果坐廟事繫獄矣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視尚書郎銅印黄綬一梁冠品

第七掌舉陵廟非法

陶氏家傳曰覆之字孫宗為太常丞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一時人為之語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陶氏職官要録曰晉宋九卿丞皆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黄綬齊梁黑綬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辯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其儀

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

通典曰博士䰟官也䰟文帝初置晉因之事掌引道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晉中興書曰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于詢度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為可

唐書曰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游京師求為太常散吏部卿知其書生補為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

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繇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又曰陸亘為太常博士寺有禮生孟貞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官不能達率訪於貞亦賴是須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將撰儀注貞亦欲參預亘咨之由是禮儀不專於胥吏

郭子曰張憑舉孝廉詣劉真長還船須臾真長至遣覓張孝廉船同旅愕然同載俱詣撫軍劉前進謂撫軍曰

今日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選既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太祝

六典曰太祝掌出納神主於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

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
遠罪疾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六年更名
為祝祀武帝太初元年夏曰廟祝
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為大祝
令
續漢書曰太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讚祝近臣神巫主祝
小祝

協律郎

六典曰協律郎掌知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風氣八風五音之節

漢書曰武帝時李延年尚新聲以為協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以為協律郎

太廟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續漢書曰高廟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廟掌按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

宋書曰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案行灑掃衆事領齋郎二十四

齊職儀曰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廟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事丞爲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饗於諸陵若橋陵則日獻羞

今日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選旣前撫軍與之言咨嗟稱善乃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太祝

六典曰太祝掌出納神主於太廟之九室而奉享薦禘祫之儀

周禮曰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

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祝令丞景帝六年更名爲祝祀武帝太初元年夏曰廟祝

東觀漢記曰陰猛好學溫良稱於儒林以郎遷爲大祝令

續漢書曰太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讚祝近臣神巫主祝

小祝

協律郎

六典曰協律郎掌知六律六呂以辨四時之風氣八風五音之節

漢書曰武帝時李延年尚新聲以為協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故以為協律郎

太廟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續漢書曰高廟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廟掌按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

宋書曰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案行灑掃衆事領齋郎二十四

齊職儀曰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廟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之事丞爲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饗於諸陵若橋陵則日獻羞

馬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
列若父祖陵陪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周禮曰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
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漢書曰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
輔

又曰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續漢書曰太常職掌先帝陵每園令各一人秩六百石

掌守園林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戒賊盜

齊職儀曰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職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唐書官品志曰梁天監七年又詔以為陵監之名不出前詔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為令於是陵置令矣

胡廣陵令箴曰昔在廣業葬野衣薪執禮極哀不樹不

封瓦棺塈周虞夏攸崇壊不毁膚賄不害生是謂皇極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楊王孫乃眷西顧爰
短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太樂令

六典曰太樂令掌教樂人詞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讌丞為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鈐曰有

帝漢德合作樂名天子下詔改大樂令丞以應圖讖

又曰大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人凡國祭祀掌奏樂及

大司樂掌其陳序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詔大樂令載綏教官伎樂勤

勞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太醫令

六典曰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爲之貳其屬有四曰

醫師針師按摩師呪禁師皆博士以教之考試登用如

馬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
列若父祖陵陪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周禮曰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
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漢書曰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
輔
又曰司馬相如為茂陵令
續漢書曰太常職掌先帝陵每園令各一人秩六百石

掌守園林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戒賊盜

齊職儀曰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職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

梁冠絳朝服

唐書官品志曰梁天監七年又詔以為陵監之名不出

前詔且宗廟憲章既備典禮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

陵先立監者改為令於是陵置令矣

胡廣陵令箴曰昔在廣葉葬野衣薪執禮極哀不樹不

封瓦棺塹周虞夏攸崇壞不毀膚賄不害生是謂皇極
百王此經故厚不可始皇薄不可楊王孫乃眷西顧爰
短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太樂令

六典曰太樂令掌教樂人詞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
饗讌丞為之貳

漢書百官表曰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

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書璇璣鈐曰有

帝漢德合作樂名天子下詔改大樂令丞以應圖讖

又曰大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人凡國祭祀掌奏樂及

大司樂掌其陳序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詔大樂令載綏教官伎樂勤

勞賜米百石布二十疋

太醫令

六典曰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爲之貳其屬有四曰

醫師針師按摩師呪禁師皆博士以教之考試登用如

國子監之法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千人

續漢書曰太醫一人秩六百石有藥丞主藥方丞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往哭之黄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應劭漢官儀曰太醫周官也兩冠秩千石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

衣裳發露形體亂其爲履使小大無不傾倒

崔實太醫令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晉平好內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焉所施術太上防疾其疾萌芽腠理不綢骨髓柰何

廩犧令

六典曰廩犧令掌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以蒼地皇祇以黄神州以黝五帝之牲各以方色

韋昭辨釋名曰釋云廩犧犧戲也廩養之也辨充六牲

取其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

周禮曰牧人下士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齊職儀曰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純毛者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光祿卿

六典曰光祿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屬總大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為

之貳凡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滌溉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諸吏光祿勳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六典郎謁

諸虎賁羽林舉不妄得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唐書官品志曰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尉門戶

統守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

漢書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掌中

殿門戶秩二千石

國子監之法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千人

續漢書曰太醫一人秩六百石有藥丞主藥方丞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往哭之黃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應劭漢官儀曰太醫周官也兩冠秩千石

典論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

衣裳發露形體亂其爲履使小大無不傾倒

崔寔太醫令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晉平好内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有秦和焉所施術太上防疾其疾萌芽腠理不觸骨髓奈何

廩犧令

六典曰廩犧令掌犠犠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昊天上帝以蒼地皇祇以黄神州以黝五帝之牲各以方色

韋昭辨釋名曰釋云廩犠犠戲也廩養之也辯充六牲

取其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

周禮曰牧人下士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漢書百官表曰内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齊職儀曰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純毛者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光禄卿

六典曰光禄卿之職掌邦國酒醴膳羞之屬總大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其出納少卿為

之貳凡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諸吏光祿勲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光明也禄爵也勲功也言光六典郎謁

諸虎賁羽林舉不妄得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

唐書官品志曰光禄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宫尉門户

統守黄門華林園暴室等令

漢書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勲掌中

殿門户秩二千石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時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洩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師古曰陰密也言為性密重不洩人言也以是得幸出入卧内於後宫秘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

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光禄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

自言安世怒以奴淫汚衣冠告署搥奴其隱人過皆此類也

東觀漢記曰孫堪字子雅為光禄勲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雅都京師號之為二雅

又曰劉昆字桓公為光禄勲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禄終其身

又曰邵訓字伯春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為光禄勲

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林少沉審博學多聞世稱通儒為光禄勲内奉宿衛外總三署郎有好學者輙見引進朝夕滿堂

又曰馬防字公平扶風人也防貴寵盛與九卿絶席拜光禄卿

又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禄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輙諫常乗白馬上後見湛輙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又曰衣彭順帝初為光禄勲行至清為吏麄糲食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為光禄勲視事三月策拜司空

謝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欽拜為光禄勲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其極陳其意嘗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内亂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政之所致也

魏志曰鄭袤為光禄勲毋丘儉作亂帝自征之百官祖送袤疾不任會上謂王肅唯不見鄭光禄為恨袤聞自輿追上上笑曰知生必來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

又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省讀驚曰書馬與尾而五今乃不足一獲譴死矣其謹慎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時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洩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師古曰陰密也言為性密重不洩人言也以是得幸出入臥內於後宫秘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

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光禄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

自言安世怒以奴淫汚衣冠告署馗奴其隠人過皆此類也

東觀漢記曰孫堪字子雅爲光禄勲以清廉稱與周澤相類澤字雅都京師號之爲二雅

又曰劉昆字桓公爲光禄勲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禄終其身

又曰邵訓字伯春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爲光禄勲

後漢書曰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林少沉審博學多聞世稱通儒為光祿勲内奉宿衛外總三署郎有好學者輙見引進朝夕滿堂

又曰馬防字公平扶風人也防貴寵盛與九卿絶席拜光祿卿

又曰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輙諌常乘白馬上後見湛輙曰白馬生且復諌矣

又曰袁彭順帝初為光祿勲行至清為吏麄糲食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為光禄勲視事三月策拜司空

謝承後漢書曰楊賜字伯欽拜為光禄勲嘉德殿前有青赤氣詔特進遣中使問賜祥異禍福吉凶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諮問其極陳其意嘗上疏陳請案春秋讖天投蜺海内亂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政之所致也

魏志曰鄭袤為光禄勲毋丘儉作亂帝自征之百官祖送袤疾不任會上謂王肅唯不見鄭光禄為恨袤聞自與追上上笑曰知生必來遂與同載問以計謀帝甚重

之

又曰王肅字子雍為光禄勲時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又曰衣渙字曜卿為郎中令時言蜀主死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其吏獨不賀卒官太祖為之流涕

吳志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為獨立

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
徵偉累遷至光禄勲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
錮疾乞身
又曰薛瑩字道言以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
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頗或施行遷光禄勲劉基
餘人不得也
晉中興書曰鄭默字思元轉光禄勲寛冲博愛不以聲
色矜人雖卒徒厮養待之以恩

宋書曰王惠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衰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

孟宗别傳曰宗為光禄勲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强者飲之一杯便吐傳詣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光禄少卿

後魏職令曰光禄少卿第四品上第三清用肅勤明敏

兼識古典者

唐書曰柳亨拜光禄少卿太宗每識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静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也

太官令

六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諧厨省牲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軍人以

之

又曰王肅字子雍為光禄勲時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泉而見於屋鱗介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又曰袁渙字曜卿為郎中令時言蜀主死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其吏獨不賀卒官太祖為之流涕

吳志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為獨立

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
徵偉累遷至光禄勲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
錮疾乞身
又曰薛瑩字道言以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
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頗或施行遷光禄勲劉基
餘人不得也
晉中興書曰鄭默字思元轉光禄勲寛冲博愛不以聲
色矜人雖卒徒厮養待之以恩

宋書曰王惠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

孟宗别傳曰宗為光禄勲大會宗先少酒偶有强者飲之一杯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聞上乃歎息曰至德清純如此

光禄少卿

後魏職令曰光禄少卿第四品上第三清用肅勤明敏

兼識古典者

唐書曰柳亨拜光禄少卿太宗每識之曰與卿舊親情素兼宿卿為人交遊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也

太官令

六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卿諸廚省牲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軍人以

鑾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馬又率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一人丞一人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禄上名廼召拜皆秩四百石三歲為令以供養勞苦遷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肥有菓丞掌菓瓜菜茹薪炭

漢書儀曰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奴婢各三千

人置酒皆緹構音溝蔽膝緑幘

又曰太官上食釦音口飾器金器中官私上食用白銀釦器如神廟器云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政字叔方為太官令黄門郎與政有隙因進御食以髪貫炙帝見髪勑斬政政曰臣有當死者三黒山出炭熖治吐炎燋膚爛肉而髪不消臣罪一也陜出刀砥礪五石虧肌截骨曽不能斷髪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旦臨食與丞及庖人六

曰齊視不及黄門一人臣罪三也詔赦之

魏畧曰時苗為壽春令遷為太官令

後魏書曰毛脩之能為南人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也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揚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實司王饔祁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於王

王朗集曰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

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攜帥吏兵七十二人俱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攜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攜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拷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黄初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九

鑾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馬又率進饌者

實籩籩設於饌幕之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一人丞一人

應劭漢官儀曰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

年五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廼召拜皆秩四百石三

歲為令以供養勞苦遷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肥有菓

丞掌菓瓜菜茹薪炭

漢書儀曰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奴婢各三千

人置酒皆緹褠音溝蔽膝緑幘

又曰太官上食釦音口金飾器器中官私上食用白銀釦器如神廟器云

謝承後漢書曰魯國陳政字叔方為太官令黄門郎與政有隙因進御食以髪貫炙帝見髪勑斬政政曰臣有當死者三黒山出炭熖治吐炎燋膚爛肉而髪不消臣罪一也陝出刀砥礪五石虧肌截骨曽不能斷髪臣罪二也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經旦臨食與丞及庖人六

曰齋視不及黄門一人臣罪三也詔赦之

魏略曰時苗為壽春令遷為太官令

後魏書曰毛脩之能為南人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也世祖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揚雄太官令箴曰時惟膳夫實司王饔祁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珍清觴以御賓客以膳於王

王朗集曰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

簿值黒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攜帥吏兵七十二人俱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攜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攜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拷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黄初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九